

网络疯狂点击500,000次,“青春酷语”为青春做证再掀高潮——



# 谁动了我的婚礼

嘲  
风  
著

珠海出版社



## 婚礼前奏曲

### Chapter 1

一面镜子，映着一个赤裸着上身、慢慢走近的男人。

他的肌肤呈健康的栗色，黑得几乎泛出紫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琥珀般闪烁着诡谲光芒的双眼微微眯起，顿时别有一种邪佞的味道从他几乎完美无缺的容貌中散发出来。

突然，“不要动选”阴森森且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响起来，“你知道我的手枪可是没有长眼的。”

镜子里面的男人微僵了片刻，慢慢举起



手来，用优雅而标准的英式英语回答：“老兄，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我刚刚洗完澡出来，你以为这样的我也能带着手枪吗？”

冷场了片刻，阴森森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是别人，也许我‘左看右看摸不着边鬼影子’就毫不担心了，但是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就算是睡着了也会拿着手枪，我可是不得不防啊。”

“这样，”镜子里的男人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么我不奉陪也就太对不起你了。”话音将落未落的这个片刻，他的手闪电般地伸进裹住下身的长长的浴巾里，再伸出来的时候，手中已经稳稳地握住了一把乌黑的手枪。

“虽然你已经很谨慎了，但是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却也不是一个虚名。”他优雅地说，“所以，拜拜选’然后，扣动扳机。

显而易见，惨剧即将发生……

发生……

“噗选’一道长长的红色的水线从枪管中射了出来，把镜子染成一片血红。

“啊，啊，啊选’镜中人猛地捂住自己的胸口，声音却是那个阴森森的“左看右看摸不着边鬼影子”的，“你，你选’他用咏叹调一样的口吻说，“我还是……小看了你……你……不愧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不愧……”头一歪代表死亡。

镜子前面的男人又得意洋洋地吹了吹喷出颜料水的水枪口，“好说了，”他对着血红的镜子捋捋湿头发；真是寂寞啊，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面飞龙杀手帝王’又无敌了呀……”

他的寂寞仅仅维持了两秒钟，浴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红发的绝色美女带着自然到悠然的表情走了进来，“我的面膜用完了，”她直接扑向壁橱，“你的呢？”





“……”被突然出现的她惊吓住的男人呆呆地看着她。

美女丝毫不以为意，自动自发地打开壁橱，然后拿出面膜，转过身来施施然走向门口去，就像眼前的男人完全不存在一样。面对这样的打击，男人只能继续呆呆地看着她。

“你这样看着我，”美女在门口突然一个转身，“是想我对你的表演作什么评论吗？”她口气温和地询问。

“我……”男人强烈地感觉到不安。

“要我说的话，”美女把面膜盒交到左手，右手轻轻往男人腰间的浴巾一扯，接着在男人就像被强暴了一样的惨叫声中，她说：“真的岳岳岳岳又\*\*\*\*的杀手帝王先生，应该是不会在浴巾下面还穿着内裤的。”

“爱、爱丽莎选”为什么自己要有这样的姐姐啊？男人呆滞的表情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一种痛苦。

“很高兴以你的弱智竟然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她高兴地说。旋即蹙了一下眉头，“啊，差点忘记了，爸爸正在找你，你最好赶快下去给他看看你并没有给我谋杀掉。”

爸爸在找他？单纯的男人一时间有点紧张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邪恶的姐姐笑眯眯地说，“只是关于把你嫁出去，啊，对不起，就是你的婚礼的事情……”

“婚、婚礼？”这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怪兽？

“对啊。新娘是你小时候自己要求定下的南部佛朵瑟家的小姐啊，难道你已经忘了。”爱丽莎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真是时光飞逝如电啊，我们家的亚历山大也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鼻子有点酸酸的了呢。

“我自己定下的？”亚历山大吓了一跳，“怎么可能？”

“没错啦。”爱丽莎挥挥手，“那时候你八个月大，一把就把人家小姐的小裤裤扯掉了……我们是名门望族，可不允许出现这



样的丑闻。总之，你就等着做新郎吧。”

“……”沉默中终于爆发出男人的嘶吼，“不要啊，我不要啊选”

与其说是冷笑不如说是苦笑的爱丽莎无言地递过去一张纸巾，“节哀吧……”

（颜妹懿破天荒地丢开她柔弱清纯美女的仪态，“亲爱的琼安，你真是太可爱了，我太爱你的这个主意了。你真是一个天才……”她跳着跑过去拥抱惊吓过度的少女，“嫁嫁嫁，赶快嫁，天啊，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好主意啊。”）

这根本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嘛选

时值颜妹懿二十九岁零八个月的第十三天早晨，她正就着牛奶燕麦看她前夫——不，“她”的资产负债表。

窗外的阳光很好，因为秋天的关系，高大的梧桐正在把大把大把已经枯黄的树叶扔掉，草地也呈现出一片富足的金黄的色彩，什么都是金色的、富裕的、美丽的、成熟的——除了她的人生。

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她颜妹懿二十几年来都是精明睿智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兢兢业业地为消灭万恶的根源——金钱而努力将所有钱搜刮入自己的口袋，游刃有余地和另一种性别的生物交往恋爱，一直到进入二十九岁的这个关头……

“妹懿啊选”母亲大人每一次都是这样开头的，虽然是慈母的表情，口气却透露出中国女性特有的柔韧，“你已经二十九岁了，对我们中国女性来讲，相夫教子是人生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你也应该开始考虑你的婚姻了……你看，姊君虽然从小就比你叛逆，但她不也是早早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芽”

请不要把她跟她的天敌——颜姊君相提并论，那个女人虽然是



她的亲生姐姐，但是从小她就怀疑，其实颜姊君是火星人派来摧毁地球的外星间谍。

最后，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世界上大部分的书里面，跟在婚姻后面的词语不是“殿堂”，而是“牢房”。这个定语至关重要，重要到只要是识字的人都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未来当做赌注。

但可惜的是，她她她，一向以聪明美丽的妖女自称的颜妹懿小姐就在二十九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把自己嫁了出去，而对方还是一个年过半百、已经有了个只比她小十岁的女儿的“长者”。

婚礼很仓促，也不如两年多前颜姊君的婚礼大撒请柬，告知八方。但不管怎么样，她都算是嫁出去了，进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一上工就可以直接“相夫教子”，非但省掉了怀孕的辛苦，也省掉了生产的痛苦，再加上“长者”丈夫真的很有钱又懂得疼爱她，所以她确信自己是进入“殿堂”而非“牢房”。

因为是殿堂，所以真的很大。

她的长者丈夫抱着她跨进家门，气喘吁吁地坐倒在地上，她带着半惊讶的表情浏览即将成为她的新家的地方——城堡式的建筑，在主馆的前面还有超过一平方公里的庭院。从门口望出去的时候只看见一片绿油油的盎然生机伴随着那超级大的喷泉飞溅出幸福的婚礼进行曲。

她转头——长者丈夫依旧带着纵容的微笑坐在门口。于是，她再去看金碧辉煌的房子内部装饰，金色的楼梯位于大堂的中央，上去几级以后是一个平台，然后分为左右两边旋转而上。而左右两边楼梯的墙面上，佛朵瑟家族的祖先们正严肃地“看着”她这个来自东方的女人。欧罗巴式的圆柱上精雕细刻着玫瑰和剑的家徽，猩红色的地毯让她雪白的脚几乎深陷其间……

“好像回到了中世纪呢。”颜妹懿叹息着，“我真是太幸福了。”

她转头准备好好赞美一下她的丈夫，却发现她的丈夫依旧用



那个奇怪的姿势坐在地上，脸上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僵硬。

“我说，亲爱的，”新任的佛朵瑟太太上前拉一下她的丈夫，“你给我的一切真是……”

佛朵瑟先生僵硬地倒在她的怀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

“太完美了选”这四个字凝结在颜妹懿的喉咙里，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都没有发出来。



“死因：急性心肌梗塞。”颜妹懿呆呆地看着死亡证明上的文字，昨天还是雪白的婚纱，今天她已经换上了黑色的丧服。

即使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尽可能快地达到有家有业有夫有女有美貌有清闲的人生幸福极至，但是这样的速度多少还是吓到了她。

为什么会这样芽

随着死亡证明的批文，死者的死亡保险金和遗产账单也快速地送到了她的手上。四十五岁年纪的佛朵瑟先生并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立下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他可怜的独生女因此将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作为他新婚妻子的颜妹懿则获得了他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我想见到的状况选”看着那个瘦小苍白、满脸惶恐、泪水自听见她父亲过世就不断从那双大得过分的眼里滑落出来的女孩，颜妹懿很想大声地告诉她这点，但是话到了嘴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顺利地吐出来。

然后，各方的唁电雪片一样飞来。

但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份唁电却是大洋彼岸一个叫做颜姊君的女人发来的，内容如下：



“恭喜你啊，颜妹懿。还没有到三十岁，你已经成了一个亿万富婆了呢选”

一身黑色丧服的美女这一刻连脸色都变成黑色了，拜托选她刚刚进入叫做守寡的人生岁月好不好啊芽那个女人的没心没肺程度也算是人类的最高段数了选

但信的内容并没有结束，“哎呀，我早就知道你的先生是活不长了的，毕竟，他娶的是妖女你唉，死在你手上的男人应该用集团军来计算了吧芽哇，哈哈哈哈哈……”

明显的吸气声从她的背后传来，她转头，正好看见佛朵瑟小姐站在自己的背后，视线从她的肩头落在那张所谓的“唁电”上面，然后“恐惧”就像用黑色的线条笔写在了那个年轻女孩的脸上。

“果然选我早就看出来，你，你，你是个谋财害命的妖女选”琼安·佛朵瑟苍白的嘴唇颤抖地吐出这样的词汇，颜妹懿一时间却只能呆呆地看着她的继女。

半晌她咳了一声为自己辩白：“我……”她想跟她说她并不是字面上涵义的这种妖女，这封唁电只是一个要摧毁地球的火星间谍搞的恶作剧，但她刚刚伸出了充满友谊的手，琼安就尖叫起来。

“啊——”琼安颤抖得满头金发乱舞，“你，你，你又想对我出手了吗芽啊，那是当然的对吧，你想杀掉我了。”

“请看清楚，我的手上并没有刀子或者手枪。”颜妹懿只能先给她指出这个事实，“而且我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选”

“但是你会中国功夫，你一定会的，你是妖女选”琼安尖叫，一边叫一边后退，“嘿哈嘿哈，”她无意识地模仿着拙劣电影里中国功夫的配音说，“我现在不会死去，但我回到家里，很快就会流出鼻血，骨头全部断裂，舌头掉下来，眼睛突出来，我的头会突然间裂开来，然后我就……”她没有注意到她的脚下正是一



组台阶，整个人就踉跄着往后倒去，“啊——”

“琼安选’颜妹懿被她的动作吓得差点跟着尖叫起来，很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她“谋夺”佛朵瑟家族财产的“阴谋”就要变成现实了。

“你们搞什么鬼芽’一声暴喝在灾难发生前降临，阳光斜斜地照射在来人的身上，就像在一瞬间用奢侈的金色给最完美的人偶镀上了生命的灿烂。

那个男人竟然，比颜妹懿所见过的所有的女人都要美丽邈那一霎那，颜妹懿以为自己看见了天使。

因为身高超过一米八十，所以只有一米六五的琼安就像个娃娃一样被他整个地拎在手里。虽然姿势不太好看，但是最起码琼安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真的是超级漂亮呢选

栗色的肌肤就好像阳光穿透了琥珀后紧紧地裹在了他的身上，光用眼睛看着就能把人的手都吸过去。黑色的头发因为黑得太深了，反而似乎是带了一点紫色的深蓝，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他琥珀一样的双眼，深邃到简直是变幻莫测的地步，完美的唇线薄薄的，包裹着好像水果啾哩一样粉嫩的唇瓣，令人感觉明明是初秋的天气，却似乎可以闻到成熟水果的香味。

这样的男人，男人选她的心好痛，啊，不是，是好痒啊选真想得到他选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芽啊选’暴怒的吼叫让拎在他手里的琼安吓得当时就哭了出来。

“呜……”

“……”喷火天使的脸顿时呈现出一种受到了惊吓的呆滞。

“哇选’琼安哭泣的声音转为尖嚎，颜妹懿却因为贪恋男色所以置若罔闻，直到三秒钟以后自己的耳朵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酷刑，她好言相劝：“不要哭了。”



“哇，哇，吼选’琼安莫大的委屈更加受到了刺激，“哇，哇，吼选”

“呃，”拎着她的男人完全不知所措起来，“你，你你你，不要哭啊，不要哭啊。”他的无措导致了手上力道的加大，于是琼安就被越吊越高，“不要哭啊，不要哭啊，啊啊，求求你不要哭啦选”

“那个，先生贵姓啊芽’自动省略掉所有多余事物，颜妹懿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神经也具备着不同于常人的粗壮，“你的电话是多少，可不可以在某些特别让孤独的我们感觉生命的寂寞的夜晚跟你聊一聊关于生存的哲理芽啊啊，你喜欢尼采吗……”

“哇，哇……你这个不要脸的妖女，哇选还穿着黑纱啊，哇哇，你已经开始，呜，勾引男人了选’琼安对妹懿的仇恨抵消了她对自己身处环境的恐惧。

“请你，不要哭了，求求你啊。”男人心慌意乱得简直恨不得跟着一起哭起来，“不要哭了。”

“哭芽’难道这个男人只对哭有特别的感觉芽颜妹懿迅速地作了以下的决定。

“咳，咳，呜……”刚刚出生的小猫就被恶毒的主人扔出温暖的窝棚，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开始浪迹天涯，好可怜啊；衣索比亚的小难民瘦得脸上只剩下一双无神的眼睛，但即使这样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妹妹有没有东西吃，好可怜啊；被邪恶的姐姐逼着看那惟一一颗苹果落入姐姐嘴里情景的自己，好可怜啊……一想到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眼泪瞬间滑出了妹懿的眼眶。

黑色的丧服、黑色的纱帽，半掩着脸的黑纱却遮不住那双简直就是勾魂夺魄的眼睛里流转出来的秋波。男人刚才还在吼着琼安叫她不要再哭，然而，身边的气氛猛地改变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转头看了一下。只是这样一下，他所有的思绪就全被吸到了那双盈盈欲泣的眼睛里去了。



好像是梦里面常常会看见的场面，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女子却有着一身比雪花更加白皙、比牛奶更加细腻的肌肤，透过黑纱望着他的样子就像在那里已经望了几个世纪一样的深情……

“啪嗒”手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但是男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掉了。他慢慢地伸出右手轻轻按在自己的胸口，心跳为什么那么快呢？难道，难道选

难道那就是传说中——恋爱的感觉芽

那个女子慢慢弯身靠近，他简直可以感觉到她那像水一样柔顺丝滑的头发触在自己的指尖，还有那股好像迷迭香的味道在鼻端飘来拂去，“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微微的叹息从那女子身上惟一艳红的小嘴里发出来，男人顿时神魂颠倒不能自己。

晕了吧晕了吧，嘿嘿嘿选颜妹懿颇为满足地等待着这个男人自动交待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如果连银行账号密码一并奉送当然更好……不过她现在在守寡，还是不要太贪心了比较好。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被颜妹懿所预设的情景没有一件发生，反而那个看起来已经迷糊得乱七八糟的男人脸上窜起一抹诡异的粉红，踉跄着后退两步，猛地一个转身竟然就这样逃跑了。

“啊啊——”颜妹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逃走的方向，他的无措、他的慌张、他的手忙脚乱的样子顿时全部都变成一个信号传入颜妹懿的脑海——

好，好可爱选好可爱的男人，可爱到就算是刚刚下定决心守寡的她又一次下定了决心——要他，她要他选



詹姆斯担任云开已经跨入了第十五个年头，同期的伙伴大部分都得到了高升，剩下的一些也离开了没有前途的工作。换而言



之，至今仍然不相信自己没有这个实力依然梦想有朝一日可以为民除害而又无所建树地停留在原职位上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所以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是只有十之八九就已经很好了，詹姆斯以此自我安慰。他目前的不如意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并非他的人生。想当初，他辞别了稳当的中学体育老师的工作，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女朋友的阻止加入了云隰。绝对不是为了在这个椅子上面混吃等死的，虽然现在的情况似乎有点像是那样……但是，他，詹姆斯·邦德·高登（注：中间的姓氏是他自己取的）先生绝对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存在的。

给自己又打了一针强心剂，詹姆斯走进了云隰的办公室。

他前脚踏进办公室。

“詹姆斯先生，头儿叫你过去一下。”长得有点干巴巴的女秘书从眼镜的上方向他斜射过去不怀好意的视线，口气虽然一如她的长相，但是敏感的詹姆斯还是从中听出了幸灾乐祸的意味。

“嗨，蜜雪儿，”詹姆斯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活力，“头儿是为了上次那个持枪抢劫的案件要来感谢我吗芽”

从小小的抢劫小孩的棒棒糖事件演变成三十多个人质被绑架在女厕所里两个小时，用“感谢”这个词会不会对不起文字的存在呢？女秘书翻了个白眼，“请快点进去吧，头儿已经等着要‘感谢’你很久了。”

詹姆斯耸耸肩膀，“好吧，那么……好吧。”他硬着头皮向头儿的办公室走去。

不用想也知道他必定又没有好果子吃了，女秘书冷冷地牵动自己左边脸颊的肌肉。并不是她不喜欢这个男人，实际上这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算是一个好人，只不过——让合适的人待在合适的位置才是生活安逸的保证啊。遵照她看来，詹姆斯根本不适合云隰。如果她是头儿，她一定会找些根本不属于云隰范围内的事



情给他忙乎就好了——就像南部大财主佛朵瑟先生因病逝世却被人怀疑是他的新婚妻子谋杀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过，当然了，这个跟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半小时以后，詹姆斯得意洋洋地从头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蜜雪儿，蜜雪儿选’他高兴地、大声地向女秘书说，“你猜猜看头儿安排我做哪件了不起的事情芽啊啊，你一定想也没有想过，这可是机密的高危险系数案件啊选’他用咆哮的音量叫着，“所以我偷偷地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机密案件选’他吼道，“是南部大财主佛朵瑟先生被他的新婚妻子谋杀的案件……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可是机密案件选’

“……”



另外一个认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如果只有十之八九那就已经很好了的人在这里。

就在颜妹懿下定决心要追求那个天使一样的男人的时候，意外再一次打倒了她。

“这是什么意思芽’抖动着手里的文件，颜妹懿第一次希望自己变成颜姊君那样暴力的女人，可以随便打人的感觉在某种时候真是必要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律师不断用丝织的手帕擦抹着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您看，佛朵瑟太太，这件事，就是这样简单。您丈夫的公司已经面临倒闭危机，目前负债额达到两亿，当然当然，您可以拒绝继承债务关系，但是这样的话，格林公司就必须宣布破产。那么银行就必须封闭和格林公司有关的任何财产，包括这幢房子……还有您的汽车……”

“我的汽车芽’颜妹懿呻吟一样地辩解，“那是我自己的财



产。”

“对不起，因为您结婚以前并没有要求跟佛朵瑟先生公证彼此的财产。”律师说。

白痴才会在跟亿万富翁结婚前去公证彼此的财产选

颜妹懿呻吟，“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如果您愿意听我的，”律师看着眼前这个病弱的东方美女，真希望自己坚强的手臂可以为她那柔弱的螭首建立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但是，两亿美元啊选也咬了咬牙，“那么就放弃这幢房子和您的汽车吧。至少，这样的损失是最少的。”

王八蛋，这样美绝人寰的柔弱美女你都不帮忙，你还有没有人类基本的道德良知啊选亨，放弃这幢房子和她的汽车，她还剩下什么芽而且要她放弃这好像梦幻家园般的房子，还不如让她承担那两亿的债务算了。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芽真的没有了吗芽’头下垂三十度，自己的睫毛一直是自己很满意的地方，再加上一两滴泫然欲滴的眼泪，立刻就会呈现出一种我见犹怜的绝世美态。啧啧，请千万不要辜负我每天一个小时的仪态训练啊。

“嗯。”律师果然动摇了，“要不然，要不然你……算了，我们就赌一把吧。您愿意继承您丈夫的两亿美元债务吗芽我有几个银行界的朋友，也许他们会愿意晚点向格林公司催讨债务……”

成功了选

颜妹懿成功地将自己扔进了旋转的工作当中，截至她二十九岁零五个月的时候，她从亿万富婆沦落到负债一亿五千万、有一个整天怀疑她要用中国功夫杀害她的继女的境地。

但辛苦归辛苦，付出了努力总算有了回报。三个月后，格林公司从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恢复过来，她的债务也就从一亿五千万减少到了一亿三千万，房子还是她的房子，车子还是她的车子，女儿，当然依然是她的女儿选



于是，在这个金光灿烂的深秋的早上，颜妹懿哀叹着她的悲剧人生，就着牛奶燕麦继续看她的资产负债表。



“我，我，我可以进来吗芽’怯生生的声音，不用想也知道是她的继女终于来找她了。

“请进来。”颜妹懿转开老板椅，用手在自己脸上捏出一个微笑的表情——最近太紧张了，几乎连笑容都忘记了哪。

但是琼安就站在门口，怎么样也不肯再靠近她一步。

颜妹懿无奈地看着她，然后发现她依然还是穿着那件铁灰色的工作衣，“你，嗯，最近怎么总是穿着这件工作衣呢芽’要不要换一件芽’

“换一件芽’琼安好像受了惊吓一样叫起来，“但我只有这样一件工作衣。”

“我的意思是，”颜妹懿也被吓到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穿别的。”

“别的芽’琼安猛地捂住自己的脸，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放下来，“是，是的，我会换下来的。”她带着一脸绝望的表情看着颜妹懿，“如你所愿选’

自己只是请她换一件衣服，难道换衣服也是很大的牺牲吗芽’就像上次琼安穿着价值一百多万的名贵时装站在花园里修剪玫瑰，自己实在忍不住请她去换一件工作服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一个表情，啊啊，难道……她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芽’

“我说琼安，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芽’颜妹懿看着惊慌失措的继女，“我不是不让你穿美丽的衣服……”

“不，不，我明白我明白的，我什么都明白。”琼安慌张地看着她，“我真的都明白的。”



无奈颜妹懿只要再换一个话题，“那么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芽”

“你，嗯，继母大人您，把女仆都遣散了……但是黛娜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可以……”

“恐怕不行。”颜妹懿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我们现在不比从前了，如今我们负债累累，很多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必须缩减。”

“但是……”

“我知道你非常为难，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颜妹懿叹息地看了这温室的花朵一眼，“非但是她，你也必须学着长大了，可以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吧，不要再多请佣人了。”

果然是这样琼安的心不受控制地疯狂跳跃起来，先是不允许自己穿美丽的衣服，然后是遣散所有的仆人，接着她会把所有佣人做的事情都交给自己，啊啊啊啊，最后，可怜的可悲的无辜的善良的纯洁的却被残忍的命运所诅咒的少女——就是自己，变成了灰姑娘选

但是自己绝对不可以就这样放任自己的命运被这样的一个妖女掌握，琼安挣扎着挺起胸膛，“我，我，我明白现在家里的情况不好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去公司展示我的商业实力。”

琼安的商业实力颜妹懿呆呆地看着她，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要去公司展示你的实力芽”

“是的，没错。”琼安努力地抬起头来，“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的天赋是应该贡献给我们的家族企业的，我甚至为我们的企业制定了称霸全球的战略部署。”

“战略部署芽”颜妹懿又被吓到了，她小心翼翼地吞一口唾沫，请眼前的商业天才谈谈她的部署，“可以，给我说一下吗芽”

“其实很简单。”未来的金融大鳄开口了，“你知道我们必须全球性地纵观整个世界的商业形态，所以不能只是单纯地看每



个地方的物资交流和内部商业操作。”她说，“我们要全球性地看问题。”

这段话似乎……当然也不能说她错，颜妹懿决定听下去。

“我知道，北海盛产羊毛和天鹅绒，奶酪也是做生意不可以缺少的重要目标；地中海的藏红花、榛果，如果大规模地进行商业贸易，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可观的商业利润；新大陆的可可、烟草也是航海生意不可以缺少的货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每条船都设置五个货物舱以上……如果你觉得太远的航海比较冒险，我们可以就非洲的黄金、象牙和东南亚的药品、香料进行交易，如果带上能干的传教士，我们的货物一定可以引起流行……啊，对了，其实最好做的生意是伦敦出产的枪炮，卖到东亚的话……”

“请，请等一下选”面如土灰的颜妹懿颤抖着打断了琼安的“战略部署”，“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经济学教授是哪一位吗？”

“我是天才选”琼安得意地说，“这些了不起的商业构想都是我的一套叫做‘大航海’的日本游戏里揣摩出来的，虽然是游戏，但我也很认真地赚了全世界的钱。”

“请，请你出去选”颜妹懿终于忍无可忍，颤抖的纤指直指门的方向。

“啊芽”眨了眨无辜的眼睛，琼安欣喜的表情颓丧下来，“你，啊，您觉得这个构想还有缺陷吗？”

我们不可能买到北海盛产的羊毛和天鹅绒，然后运到东南亚去换药品和香料，因为我们没有船；如果我们把每条船都设五个货物舱的话，会被国际船舶协会告到四肢瘫软；我们不可能运输枪炮，因为这会被警察追捕；最后我们不可能做航海生意，因为我们格林公司只是一家卖牛饲料的公司……

所有的解释在触及到琼安无辜的眼睛的时候都化作了无奈的叹息，“算了，你出去吧，以后不要再给别人谈你的商业战略了。”这太丢佛朵瑟家的脸了。